



空间的边界就是我的想象力 马蒂斯“剪纸拼贴”艺术

■徐芸



亨利·马蒂斯 色彩的韵律——《爵士乐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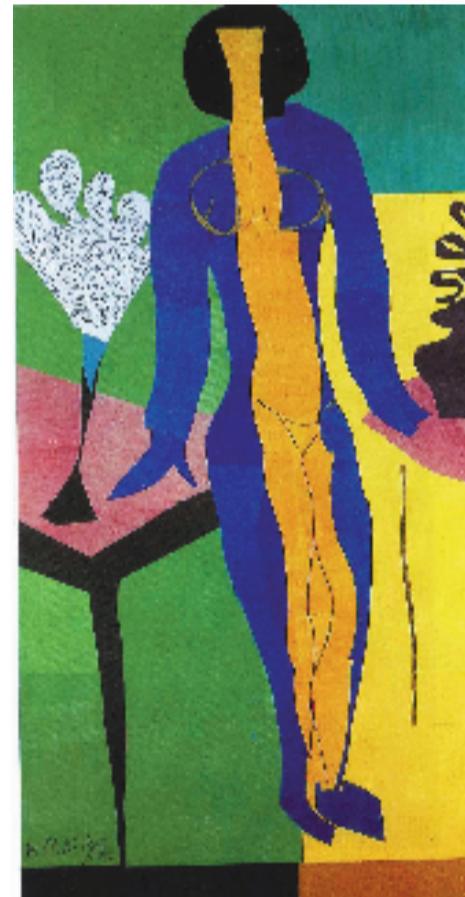
每当想到亨利·马蒂斯，脑海中通常会浮现两个“卧病在床”的画面。第一个场景：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正从阑尾炎中康复，母亲给了他一盒颜料打发时间，他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。第二个场景：一位白发苍苍、戴着眼镜的艺术大师，靠在枕头上或坐在轮椅上，用剪刀剪裁着彩色纸片……

《爵士乐》是马蒂斯剪纸艺术的重要代表作，最初由艺术出版商泰里亚德于1947年出版，书中图像源自剪纸拼贴画。1941年一次手术后，马蒂斯行动受限，剪纸拼贴画便成为他主要的创作媒介。他将色彩鲜艳的剪纸拼贴画通过“模板印刷术”转化为版画，整本书包含20幅色彩明艳的版画和70页诗意图文字，涵盖马戏团、爱情与死亡等主题，也记录了他造访塔希提岛的回忆。马蒂斯选用“爵士乐”作为书名，是为了呼应创作时的即兴技巧，这与爵士乐手的即兴演奏异曲同工。

20世纪40年代末，术后行动受限的马蒂斯以剪纸为核心创作媒介，让助手用水粉涂染大幅纸张，再徒手剪切各类形状，通过排列组合构建构图。这种“在色彩中雕刻”的手法，打破传统艺术边界，成为其艺术生涯的最后辉煌。晚年身患重病的马蒂斯，无法承受绘画等传统创作的体力消耗，便调整模式适应卧床或轮椅上的创作，开启“用剪刀作画”的阶段，本质上是用纸完成“雕塑”创作，创造出独特前卫的艺术形式。

《爵士乐》的创作始于二战期间，法国被纳粹占领，马蒂斯家族多位成员参与抵抗运动身陷险境，马蒂斯本人留守法国且重病缠身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，他于1943年启动该作品创作。尽管画面色彩绚丽、形式富节奏感，主题看似欢愉，但深处弥漫着危险、失落与恐惧气息，图像蕴含多重隐喻，超越表层叙事。

伊卡洛斯的形象兼具多重含义，既是马戏团



亨利·马蒂斯 祖尔玛 238×133cm 1950年

空中飞人、希腊神话悲剧人物，也映射着马蒂斯本人，更暗喻遇害者——胸前红色圆圈象征枪伤，周围锯齿状黄色图案代表爆炸，马蒂斯曾提及这些图案在当时语境中实则是爆炸的炮弹。《小丑》中人物身上的红色植物状图案，既可视作装饰，也可解读为伤疤或伤口。危险与死亡的威胁贯穿始终：《皮埃罗的葬礼》暗示马蒂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，《飞刀表演者》《吞剑表演者》延续这一基调；多幅版画中人物仿佛在空间中挣扎移动，甚至



亨利·马蒂斯 海洋野生动物 295×154cm 1950年

经历致命坠落。《爵士乐》融合矛盾主题，于绝境中以鲜明视觉语言映照时代境遇，唤起观者沉思，成为兼具力量与诗意的杰作。

《蓝色裸女Ⅲ》是其晚年剪纸代表作之一。该系列以抽象、重叠、拉伸且碎片化的身体部位拼接组合，这些部位专为画面设计，与方形画布精准契合。观者能从内敛的裸体形象中感受到磅礴能量，艺术渊源可追溯至米开朗基罗的裸体壁画，人物仿佛突破画面边界，体量感远超画面空间。马蒂斯创作时颇费周折，既要让人物姿势呼应画布直线构图，又要形成视觉张力对抗，尽显晚年剪纸的艺术突破。

马蒂斯剪纸作品广受欢迎，既因视觉上的明艳美感，也源于其突破困境的创作精神，背后是复杂的人生境遇与深刻的艺术表达。1940年前后，他历经分居、重病、战乱威胁等多重磨难，却在临时居所“梦想之家”中创作出诸多非凡作品。这些作品绚丽夺目，既饱含装饰美感与生命活力，又蕴藏深沉力量，承载着马蒂斯的自我超越。他剪裁的不仅是纸张，更是空间本身，用线条分割色彩与空白、界定深度与平面，构建出充盈空间的宇宙，正如他所言：“空间的边界就是我的想象力。”

剪纸并非绘画、雕塑的附庸，马蒂斯晚年作品彻底打破尺寸与媒介边界，彩纸造型自由蔓延，单个元素可独立可组合，释放出无限艺术潜力。他曾坦言，剪纸是直接用颜色作画，实现了线条与色彩的融合，他以作品践行“艺术如扶手椅”的理念，用温和的美感传递疗愈力量。

马蒂斯身着法兰绒睡袍、膝盖上盖着毯子，一边与无形的对话者交谈，一边用剪刀裁剪彩纸的场景，被奉为“晚期风格”的典范——“剪纸拼贴”作为他毕生艺术创作的巅峰，以强烈的抽象性、明快的色彩与深刻的精神表达，成为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。